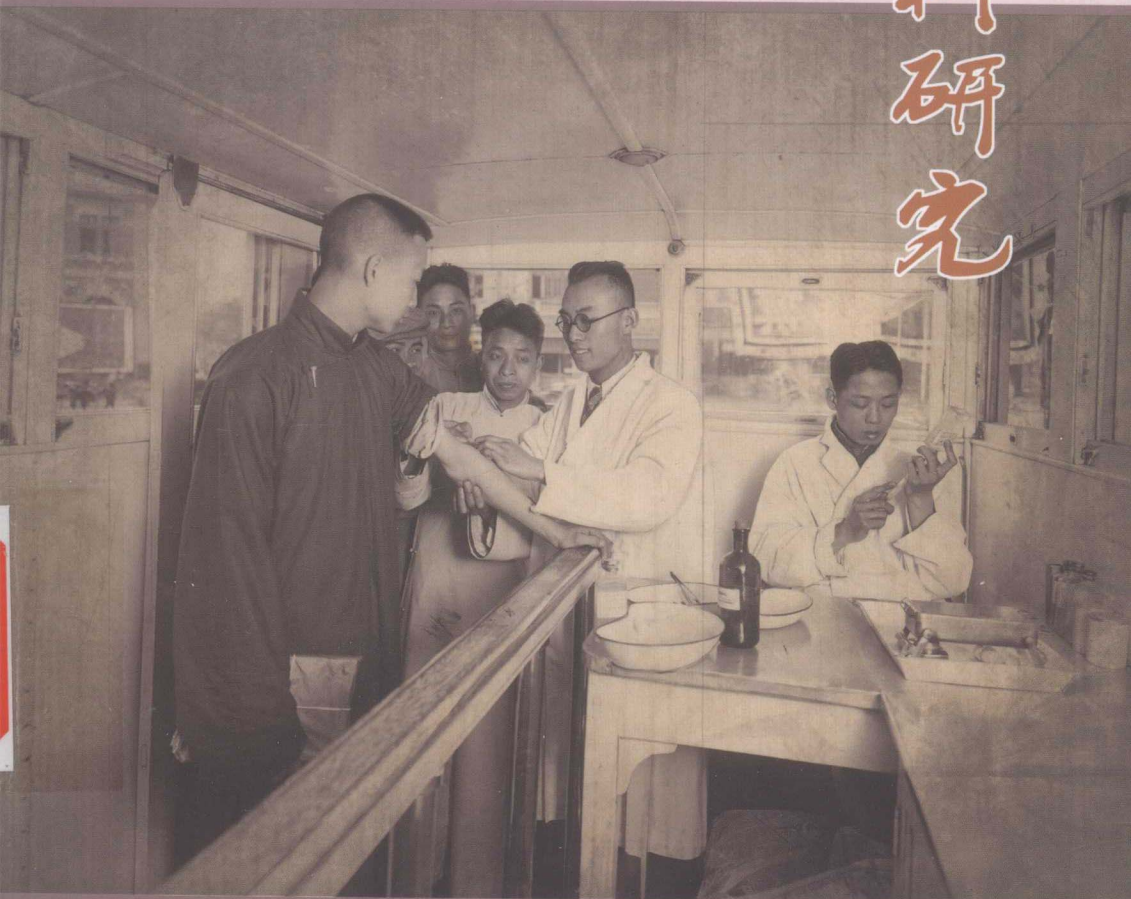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

- ◎ 近代“兵事”与上海城市变迁
- ◎ 清末科举改制与上海出版市场
- ◎ 从管理缺失看中国近代银行停业倒闭现象的成因
- ◎ 1928—1951年立达学社会议记录
- ◎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史料



上海市档案馆编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

第十五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 第15辑 / 上海市档案馆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2
ISBN 978-7-5426-4489-3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文集
IV. ①K29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7112 号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五辑)

编 者 / 上海市档案馆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樊琳

监 制 / 李敏

责任校对 / 喻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65 千字

印 张 / 24.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489-3/K·240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朱纪华

副 主 任 仓大放 杨智敏 程绣明 朱金铃
龚 芳 刘志成 吴林康

编 委 郑泽青 张 新 石 磊 邢建榕
庄志龄 何 品

主 编 邢建榕

副 主 编 庄志龄

责 任 编 辑 张姚俊 彭晓亮

目 录

专题研究

近代“兵事”与上海城市变迁

——以太平军之役为中心 周 武(3)

新政的生意:清末科举改制与上海出版市场 曹南屏(29)

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合作始末

——清末书局与报馆互动的一个案例 林 盼(56)

从管理缺失看中国近代银行停业倒闭现象的

成因 李一翔(83)

左尔格在上海

——以共产国际解密档案为中心 邵 雍(97)

船王董浩云与宋子文的交往 郑会欣(111)

回忆录

牛惠生回忆录(一)

..... 徐景灿 乔羽飞 麦克·博迪 整理、翻译(135)

读档札记

傅兰雅所拟整顿翻译馆章程及盛宣怀批语 冯金牛(155)

杨坊与《杨憩棠年谱》 谢俊美(160)

关于张伯苓的三件珍贵档案 王伯芬 周利成(172)

译林

英国国家档案馆关于俄侨李泽洛维奇档案 ... 李丹阳 译(183)

档案指南

- 上海市档案馆第 25 批开放档案简介 何 品(205)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
整理与目录编译中的若干问题(二) 吴景平(224)

档案架

- 天厨味精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报告书(1923—
1949) 何 品 整理(237)
1928—1951 年立达学社会议记录 庄志龄 整理(260)
英国外交文书选译:英国关于《费唐报告》的
反应(下) 王 敏 译(298)
1946—1947 年上海市防疫委员会史料 王良镞 整理(326)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史料 王慧青 整理(341)

学术动态

- 中华学艺社研究概述 徐锋华(361)
“左尔格与上海情报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云波(372)
第二届中国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
召开 何 品(376)
《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出版 徐有威(377)

Contents

Monograph

- Zhou Wu, *Modern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 Transition of Shanghai City: Focused on the Campaign of Taiping Troops*.
..... (3)
- Cao Nanping, *The Business of New Deal: The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Shanghai Publishing Market*. (29)
- Lin Pan,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Chinese Universal Gazette”: A Cas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shing House and Newspaper Offi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56)
- Li Yixiang, *The Causes of Suspensions and Closures of Modern Chinese Banks: A Research on the Deficiency of Management*.
..... (83)
- Shao Yong, *Richard Sorge in Shanghai: Centred on Declassified Records of the ComIntern*. (97)
- Zheng Huixing, *Association of C. Y. Tung, the “King of Ships”, with T. V. Soong*. (111)

Reminiscence

- Xu Jingcan, Qiao Yufei & Michael Botte (arranged & translated), *A Memoir of Niu Huisheng*. (135)

Archival Jotting

- Feng Jinniu, *The Regulation of Reorganizing the Translation House Drafted by John Fryer*. (155)
- Xie Junmei, *Yang Fang and the "Chronicle of Yang Qitang"*.
Zhou Licheng, *Three Precious Archives about Zhang Boling*. (160)
- Wang Bofen & Zhou Licheng, *Three Precious Archives about Zhang Boling* (172)

Translation

- Li Danyang,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Records about Lizerovitch, a Red Russian Immigrant, Preserved in the U. K. National Archives*. (183)

Guide to Archival Materials

- He Pin,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25th Series of Newly Opened Records of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205)
- Wu Jingping, *Several Problems in Archival Arrangement and Catalogue Translation of the T. V. Soong Papers Preserved by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 (224)

Archive Library

- He Pin (arranged),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Tien Chu Ve—Tsin Manufacturing Co., Ltd., 1923—1949*. (237)
- Zhuang Zhiling (arranged), *Minutes of the Li Da Learned Society, 1928—1951*. (260)

- Wang Min (translated),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British Diplomatic Documents: British Response to the “Feetham’s Report”* (2). (298)
- Wang Lianglei (arrang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hanghai Epidemic Prevention Committee, 1946—1947*. (326)
- Wang Huiqing (arranged), *Historical Material about the Donation of the Private He Zhong Library in Shanghai*.
..... (341)

Academic Activity

- Xu Fenghua, *Research Summary of the Science and Art Society of China*. (361)
- Li Yunbo,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ichard Sorge and Intelligence War in Shanghai”*. (372)
- He P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Financial History Conrened in Shijiazhuang*. (376)
- Xu Youwei, *“Oral Shanghai: the Construction of ‘Little Third Front’” Published*. (377)

专题研究

近代“兵事”与上海城市变迁

——以太平军之役为中心

周 武

百年上海每一次大的发展都与“兵事”息息相关。姚公鹤曾不胜感慨地说：“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于上海则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①一个城市与天下治乱之间如此奇特的关系，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多年前，我曾作《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与近代上海的崛起》和《近代区域暴动与城市变迁——以小刀会起义为个案》等文，^②对战争与上海变迁的关系有所探讨，然意犹未尽，兹以太平军之役为中心，再论战争如何改变和成就了上海。

一 难民之城

太平军之役对上海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它所引发的“争趋沪滨”的难民潮，这股持续数年之久的难民潮，使上海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

^①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② 分别刊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4期和《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难民之城。

难民之“丛集沪城”，肇端于小刀会起义期间。1853年上海及周边县城相继被起义者占领后，一批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衣冠右族”及平民百姓就已开始纷纷避入所谓“中立区”——上海租界，^①由此出现了上海历史上第一次难民潮，租界华人因此由原来的500人骤增至2万以上。梅朋和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说：“冲突一开始，就有大批难民离开刘、陈匪帮占领的县城，不断地像潮水般逃到两个租界上来。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在县城被占领前，只有五百人左右，而这时，据第一届董事会的道路委员会提出的正式报告，已经剧增到两万以上。在这些难民中间，有几户富裕人家是想使自己的性命和一部分财产在租借地上得到保护，但极大多数是属于最下层的，几乎是无以为生的。上述道路委员会的报告说：‘我们这里现在住有一大批杂乱的中国人，他们白天堵塞了道路，在路上撒满垃圾，晚上则酗酒吵闹，影响我们休息，并且引起无穷的骚乱。’有些人就住在到处乱搭起来的不牢固的竹棚里；在陆地上找不到地方住的就藏身在沿河堤停泊的船上，并且经常聚集在堤岸上；特别是在河堤的南端（就是法租界附近）和附近的大街小巷里，搭棚摆摊，招引了大群流浪汉和乞丐，使一切交通为之阻塞”^②。上海租界遂由最初单纯的外侨聚居区一变而为“华洋杂处”的世界。

不过，对上海而言，这还只是一个源头，更大规模的难民潮来自太平军对江南地区的巨大冲击。从1853年初太平军占领南京开始，成千上万的难民便在战火的催逼下逃离家乡，来到英法大炮保护下的上海。1857年，太平军向江阴、无锡挺进，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避难，其中来自南京、镇江、常州各府的教友在神父们的努力下被分别安插到上海、徐家汇以及靠近上海的浦东各个会口里。1860年5月，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后，挥师东征，浩浩荡荡地杀向江浙地区，先后攻占丹阳、常州、无

① 当然，也有个别邑绅身陷“围城”而不出，如徐紫珊，就曾“频遭逼勒，虽殒身碎首、喋血当前而不顾”，坚持在城中“守义”。事见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页。

② 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135页。

锡、苏州等城，次年12月又攻占杭州，以后又连克金华、绍兴、宁波等地。其间，太平军曾于1860年6月、1862年1月和5月，三次进攻上海，兵锋直指上海城下。王韬慨乎言之，“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受太平军战事的影响，江浙两省绅商士庶开始从四面八方“丛集沪城”^①，“黄浦江、洋泾浜和苏州河内塞满了他们的船只；城内及城厢的空地上盖满了他们的茅屋竹棚”^②。单1862年初，太平军向浦南和浦东发动攻势后，就有两万多教友逃来上海。金式玉修士曾对这些难民作过生动的叙述，其中写道：

一到上海，他们首先要寻找圣堂顶上的十字架。一旦找到了神父，一切痛苦好似都忘掉了。这种悲惨的情况，我见得很多；他们挑着两只篮筐，背后一只装着日用家具，前面一只装着可怜的小小孩，其他许多孩子则前呼后应，紧紧拉住他们父母的衣服，同篮筐里的小小孩一齐啼哭。当这些孩子走近我们时，我看见他们都天真地笑了。然而，他们需要有个住宿之处，需要米饭；作为父亲，对孩子们的急需怎能忍心不管呢？……于是转眼之间，董家渡、洋泾浜、徐家汇圣堂四周，长长的里弄住屋、船棚、帐篷都搭了起来。但由于地面搭建住房的速度慢，一下子应付不了众多难民的到来。于是我们为他们申请，要求得到几座空庙……避难教友就依次住了进去。上面提到的董家渡及其周围收了一万二千个难民，洋泾浜收了五千个难民，最后，徐家汇收了三千个难民。其中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伙食由教区负担，其他三分之二，按各人的急需，教区多少也给予一些补助。教区还给董家渡一带的避难者每日施发四万碗饭。^③

据《北华捷报》载：“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难民，主要是从西南方面各村庄而来，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传来警报，老百姓从各个方向到达河

① 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②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③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72—73页。

的这一边,以至租界附近和界内的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一批批男妇老幼,他们还牵着水牛和黄牛。”当时,上海周围“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涌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①。太平军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会引发一股股难民流。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一太平军围攻嘉定,嘉定、浏河、昆山一带“得生逃者,自昆山以东俱向沪地而来,蒲汇塘、漕河泾、老闸、徐家汇诸港口尽塞难船。”^②逃难人数之多,一度使“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③1862年8月27日,太平军进逼上海郊区法华镇与老闸桥地区时:

成群结队、无家可归的难民,再次纷纷集中在租界内。正如叛军过去九次逼近上海时发生的情形一样,我们曾到跑马场亲眼看到贫苦阶层的难民,他们忍受着与前几次同样的痛苦,缺少休息和食物,同样表示绝望,只是这次逃难的人数要比以往为多。单是在跑马场一带,难民的人数就不会少于一万一千名,其中主要为老人与妇孺,他们从自己的家宅被赶出后,带着少量的粮食,少数煮饭的什物与一点点铺盖,一家一家人聚在一起。^④

近郊的难民在战事稍平时可还乡暂居,绝大部分难民则栖身维艰。曾乘“千岁丸”访沪的纳富介次郎在《上海杂记》中记录了当年的情景:

那时的上海凡为躲避贼乱的难民,均无固定的住处,有的站在路旁,有的把船作为栖身之地,雨淋露晒,困于饥渴,为计算每日的生计,拼命挣扎,真是可怜至极。

据说难民大多来自苏州,约有十余万人。而官府无能救助他们,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饥饿。^⑤

① 《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442页。

② 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第46页。

③ 《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④ 《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356页。

⑤ 纳富介次郎：《上海札记》，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5—316页。

那个时候,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及大小水道排列着各式难船,据日本目击者称,“黄江之水涯小舟栉比,大抵系避难之人”^①,所谓“满江难民”^②。江上如此,租界更是人满为患,市内各处空地上盖起了竹棚、草棚,在今天河南路以西、浙江路湖北路以东的地段内,到处是像蚁巢、蜂巢似的简易窝棚,至于风餐露宿者更是比比皆是。涌入徐家汇一带的难民甚至住在潮湿的坟场墓穴中。^③ 上海近郊“庵庙各宅坟山屋,难民拥挤不堪”^④。据说,最集中时,市区每6个居民中有5个难民。上海已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难民之城!法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爱棠调查后称,当时有百万左右难民进入上海,^⑤据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外籍神父与《北华捷报》编辑们事后汇总有关材料统计,1862年上海市区人口骤增至300万,其中难民达250万。^⑥

虽然在太平军逼近之际究竟有多少“江浙官绅士庶”涌入上海,现在已很难得出精确的统计数字,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外籍神父与《北华捷报》编辑们的统计数字肯定是高估了。时人所作的另一种统计也许更接近于事实。这一统计称:1853年在租界居住的中国人约500人,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约增至2万余人。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期间,人口骤增至30万人,^⑦1862年又增至50万人,一度还达到70万人。^⑧ 如果再加上县城中原有的居民,上海华洋两界的总人口超过100万。这无疑是上海全部人口增长图表中最引人注目的峰值!另据太平军战事平息后上海租界当局所做的第一次人口调查显示:1865年初,上海法租界计有外侨460人,中国人55465人,凡55925人;公共租界计有外侨2297人,中国人90587人,凡92884人。两租界

① 名仓予何人著,皮细庚译:《海外日录》,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第424页。

② 转引自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第194页。

③ 参见于醒民:《上海,186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④ 《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第286页。

⑤ 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第261页。

⑥ 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第13页。

⑦ 关于1860年3月太平军东征所导致的上海租界人口剧增,历来说法不一:有十余万说(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5页);有30万说(参见1931年出版的工部局华文处译述的《费唐法官研究上海租界情况报告书》第1卷,第61页)。

⑧ 《上海研究资料》第138页;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59页。

总计中外人口 148809 人。^① 就是说,战事平息后大批难民重返家园,上海租界人口锐减,但仍有近 15 万难民继续留在租界。

二 租界的中心化

“如潮汛之至”的难民给上海的城市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麻烦,如盗匪的横行;生活费用的大幅上扬,仅 1862 年就比过去增加了三倍;霍乱、鼠疫、痢疾等流行病的扩散,这种情况因难民生活的极其恶劣的卫生条件而大大地加剧了;此外,普遍的饥谨,持续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火灾,等等,也都时刻威胁着租界的安全与秩序。但同时远近避难者的大批涌入也为租界的功能开发与上海社会经济的近代化提供了许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当时避居租界的难民有不少是本地的和江南的“衣冠右族”,他们多携资偕眷而来。据最保守的估计,从 1860 年到 1862 年,至少有价值 650 万两银元的巨额华人资本流入租界。^② 就上海租界的早期开发而言,这可是一笔极为重要的启动资金。除了有钱的富人外,人数更多的是饥寒交迫的穷人,他们的到来则为上海带来了一个廉价劳动力大军。另外,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客观上又为上海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正因为有了庞大的资金、廉价劳动力大军和巨大的需求市场,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上海租界的社会经济日趋活跃,法租界的金陵路(公馆马路)、英租界的广东路、福州路、南京路,次第繁荣起来,迅速呈现出“租界日盛”的中心化态势,史式微曾这样写道:

南京、镇江、苏州各地的灾难反造成了上海的繁荣。那时,只有上海独保太平,一切买卖都发展起来了。对欧洲人、上海的做生意人,这是个大投机、大发财的时机。很快,他们便创基立业了。

黄浦江从吴淞口起都由外国军舰保卫着,因此上海同欧美的贸易就飞跃地发展了。梅神父记述道:“上海日趋重要,如此发展

①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4 页。

② 参见 Lanning and Couling: *A History of Shanghai*, Vol. 2, p. 26, Shanghai, 1923.